

# 張大千傳

# 昂首天外

王家誠

## 五三、不可以居

大千在八德園中，養病、賞花、教授子孫，

江湖：實際上，整個冬天，他仍在病中。

同時也創作不輟，回到卡密爾時，已是秋冬之

在加州的陽光照耀下，卡密爾小城四季如

交。已故金石家友人琴齋之女簡文舒，是他二十

秋；但張大千真正病起，賞花看海地活躍起來，仍

多年的入室弟子，以畫藝揚名美國之餘，即將回

舊要等到春臨大地。

台展出就教於前輩，大千在〈簡文舒畫展序〉表

年初，在巴西聖保羅近代美術館，舉辦一場

示：

他和保羅、孫家勤的聯展，這也是他提攜兒子、

「予方大病新瘳，神疲力倦，聞之而喜，為

門生的一番美意，自然不須他親自奔波操勞。

書短序……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庚戌歲十有一月朦

接受舊金山砥昂博物館的正式邀請，舉辦

叟張大千爰克密爾可以居。」（註一）

「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是件不尋常的工程，籌

劃起來十分艱鉅。

他也不忘寄畫給香港《大成》雜誌的沈葦

展期訂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幕酒

窗，等於報導他大病新癒，準備大展身手，復出



會，次日起公開展出一個月之久。

高齡七十三的老人，開「四十年回顧展」，不免令人費解；原來是從二十九歲（民國十七年）開始作畫算起，共約四十餘年間的筆墨生涯流程。所以艱難，是代表各時期作品搜集的不易。

計劃中的展出作品，無論就作品的真實性和品質考慮，均以大風堂自藏為主，其次由博物館和大千分頭向收藏者商借。

青年時期的大千，曾以高超的製假畫技術，轟傳遐邇。因此，成名後對別人仿他的畫，也網開一面，不願拆穿何者為「假的張大千筆墨」。但對博物館而言，便無法確保展出的品質。許多珍藏大千作品的人，得知四十年展的消息，紛紛毛遂自薦，希望有機會展出。博物館唯恐魚目混珠，稍有疑慮，即行「婉辭」；另一方式是請具有權威性的洋專家鑑定，而洋專家有時看法歧異，使鑑定工作，增加不少困難。

大千一生，徜徉山水名勝之外，最愛形態千奇百怪的山石盆景。一旦有人致贈奇石，他驚喜感激，往往以詩、畫為報，毫無吝色。

年輕的文震齋，喜歡搜集京戲名角的圖片，剪輯大千上報的種種報導和專訪，自己也頗好藝事，大千對這位雅好搜異尋奇的青年大為賞識。

文震齋寄給張大千的新春獻禮，是一塊海底珊瑚結成的奇石，只有拳頭大小，狀如白猿——不經人工雕琢，自然神肖。據說是數年前在金山海邊覓得的。大千一見，顧不得微恙，起身拈毫，揮灑山水立軸一幅，上題：

「昔年一日成三幅，三日新來一幅難，  
秃管敗煤堪一笑，真成老杜霧中看。」

畫作於辛亥元旦次日，大千猶覺未足以回報，等到元宵節那天，身體稍適，又作〈竹菊〉一幅，題詩：

「本為編籬護菊花，誰知老竹又生芽，  
千秋名士原同調，陶令王猷合一家。  
劫盡蟲沙憶萬年，故人遠寄小如拳，  
凭君莫話滄桑改，且聞啼聲抱月眠。」

禮尚往來，對兩幅畫、三首詩的投報，大千自感仍不愜意，便又把他上年重九在八德園所寫〈集石門銘詩〉二首一並寄贈給文震齋<sup>（註1）</sup>。

大千愛石成癖，不亞於北宋的米元章。民國六十二年春，回報台灣國語日報社長羊汝德贈石，又是一例：

〈汝德大兄自台灣以遠峰含笑石供見貽置之案頭奇勝不數米老研山書賦一詩並圖奉答〉：單從詩題，就不難看出石供的奇特和大千的欣喜快慰。詩爲七律：

「知予無力買青山，萬里殷勤聘翠鬟，天遣多情能目笑，人驚絕代見眉彎。拈毫未覺風懷減，鏤肺何須綺語刪，試展畫圖應更慰，屏邊硯角總歡顏。六十二年癸丑三月初九日，大千弟張爰環碧庵寄呈。」(註三)

△ △ △ △

「天外彩雲冉冉開，扶桑雪瑞又春回，歡心早渡重洋去，看罷梅花人便來。」(註四)

樂恕人！人未到詩先到，這是位難得的遠客。大千只若到了東京，同鄉記者樂恕人，便是他寓邸的常客，陪遊的友伴。自從他僑居巴西和美國，倒是首次光臨。大千深怕接待不周，趕緊

回信表示：保羅還在八德園，無法駕車到舊金山接機，請王天循到機場照料，送來可以居。信末大千歉意地表示：

「眼花腕木，殊不成字，幸宥不恭。二月廿二日，弟爰頓首。」(註五)

舊金山這一帶，有四、五位僑民是恕人抗戰期間「政校」的老同學，尤其天循，留美已二十餘年，不僅中西學養深厚，經營事業致富，其獨生子又認大千爲義父，到天循家無異到了大千的家。待從舊金山北一小時車程的快樂谷王家，駕車南下，二小時後，就到了松林密佈的可以居。這時保羅等人倒已從巴西返回，由於可以居人滿爲患，熱鬧一陣之後，天循回他的快樂谷，恕人這位稀客也只好被招待到卡密爾的旅館去過夜。好在恕人有一週的停留，不怕沒機會像在東京那般遊山玩水，品嚐大風堂的佳肴。

當他們在卡密爾和煦陽光下「尋花問柳」、參觀「十七哩海岸」奇松和黃金海灘的時候，大千心中卻念念不忘兩件事：一件是藉陪恕人訪問這一帶友人時，隨時讓駕車陪侍的保羅，記下他們

所收藏的大千作品，以便籌劃「四十年回顧展」挑選展品的參考。另一件事是物色新居；由於空間狹窄，卡密爾依然是世外桃源，可以居卻成了人口衆多的張府「不可以居」了，樂恕人描寫它的侷促：

「因為『可以居』實在太小，不要說別的，祇就那間客廳帶畫室的房子看，約合坪數不過十坪。經常有好友和慕名而去的中外友人拜訪。大千先生幾乎無暇，也無餘地可以作大畫，因為那張放在房中的畫枱實在是小之又小了。」（註六）

恕人和大千，單是去了一趟侯北人家，賞洛城一家日僑所經營的海棠和牡丹園，就連著看了兩三處房子。

這次出遊，無論那上千株名貴牡丹，和尋尋覓覓卻依然沒有著落的家，都使大千興起不勝今昔之嘆：

「白玉闌干圍鼠姑，看花曾憶故都無？  
避兵遼海歸無計，虛嘆人間紫奪朱。」

當日的恕人，是一位初出道的新聞記者，就在故都採訪這位正在北方發展的內江畫家。

第二首詩是：

「白頭招作探春游，金粉金陵總是愁。  
想到姚黃便淒絕，可憐王氣黯然收。」（註七）

駕車遊十七哩海岸時，保羅的女兒綿綿才五、六歲，緊緊依靠在大千身邊，可愛的眼神，給恕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那時還沒有想到他們未來的新家，就落在十七哩海岸，成為世人心目中勝景中勝景。

一個禮拜的偕遊，大千對恕人匆匆趕往華盛頓，湊櫻花節選美的熱鬧，多少有些不以爲然，作詩嘲之，中有：

「奈爾蓬壺看未厭，又來夷市問櫻花」句。  
接著又吟一首，表示自己已不畫櫻花的立場：

「三山乍到便忘家，粉本徐黃浪自誇，  
長谷牡丹銀座柳，吟鞭從未指櫻花。」（註八）

二十幾天華盛頓之遊後，大千請多年未下廚的雯波，親自整治了一桌酒席，一來爲重到可以居的恕人接風，二來爲他將返東京而送行，大千並破例以兩瓶啤酒待客。

恕人尚未啓程前，可以居又突然熱鬧起來，

張目寒和郎靜山雙雙到訪；張目寒特地送來由台北借來的十幾件大千作品，是張學良、王新衡、張群等珍藏之作，準備參加「四十年回顧展」。



樂恕人認為地方狹窄，房舍又小又少，加以庭園根本不能擴充發展，永遠無法和八德園相提並論，是「可以居」變成「不可以居」的原因。

陶鵬飛和舉家來訪的蔡孟堅，則著眼於住在卡密爾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多，藝術市場十分活躍，對推廣大千的作品大有助益；加以距舊金山僅兩小時車程，舊金山華僑人口眾多，大千無論醫病、參觀文化展、演都極為方便，海陸空交通網，更可以通達世界各地。因此他可以遷離可以居，卻捨不得遷離卡密爾。所以，大千加緊腳步，在方圓數十里之內，尋找棲身之地。

除洛城（陶鵬飛稱「大樹城」）的侯北人和陶鵬飛夫婦，隱居快樂谷的王天循，從紐約長島遷來的李順華、郎靜山與蔡孟堅的女兒女婿，都在相離不遠之處。陶鵬飛的岳父，大千好友張學良，獲得完全的自由之後，說不定會像郎靜山、蔡

孟堅一樣，不時前來探親；只是大千沒料到學良晚年和趙四小姐定居舊金山，逝世後長埋其地。

王渤生教授夫人——作家林慰君女士，於大千不僅亦師亦友，也可以說是他左右不離的秘書，其後撰寫《環碧庵瑣談》描述大千的生平和藝術造詣，使中外人士進一步認識大千在美國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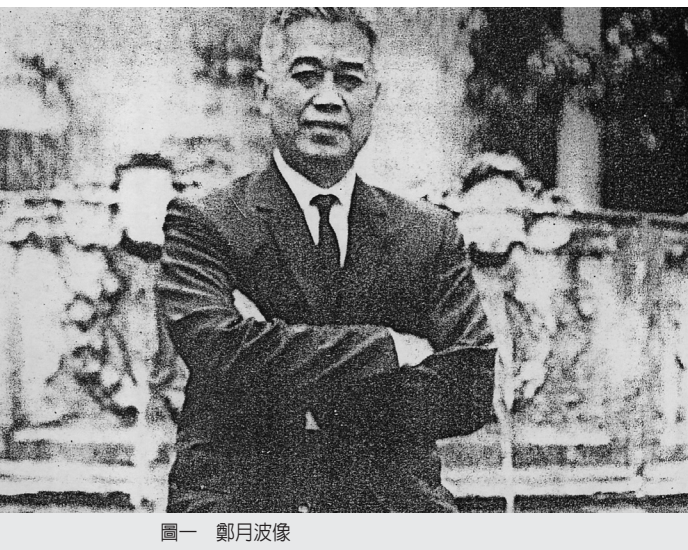
卡密爾雖是個寧靜的小城，旅館費用和一般房租卻出奇地昂貴，原因是此地畫廊密佈；蔡孟堅在〈他鄉遇故知——訪綠林豪俠——張大千〉中寫：

「卡麥爾有畫廊七十餘家，均經常展覽，出售世界古今名畫，中國大畫家鄭月波以花鳥、貓出名，他也在該處自己經營一中華畫廊。這些畫廊經紀人均往美國各大城市及歐洲遊訪買主，每日均有大批雇（疑買字誤）主遊客前往參觀覓購名畫；每一位顧客，即屬其他畫廊所邀，必要到張大千特約那家畫廊參觀張大千的潑墨畫，並進行議購。因其潑畫，已聞名世界，這幾年來美國人也欣賞張大千的書法，許多以幾百美金買他一個大字作為裝飾品，一幅字計價數千美金。」<sup>（註九）</sup>

加州大學教授陶鵬飛在〈大千居士可以居〉中指卡密爾：

「文化和藝術的氣氛也很濃厚，例如著名的小說家史坦貝克、托摩斯曼，都曾在這裡住過很久，中國的畫家楊荅荅、鄭月波在這裡有畫廊……」  
（註七）

曾任教于台灣師大藝術系，並負責籌創國立台灣藝專美術科的科主任鄭月波教授（圖一），民國五十三年冬到達舊金山，先後在金山大學及史丹福大學舉行畫展。巧遇一位在卡密爾觀光區開古



圖一 鄭月波像

董店的同鄉，勸他前往卡密爾，頂下他的古董店。

五十六年春夏之交，月波在古董店舊址設中華畫廊——稱「中華藝苑」，創作、售畫外，並傳授國畫藝術。

祖籍廣東東莞的鄭氏，出生於新加

坡，幼年生活清苦，二十歲得同事父親資助歸國，入國立杭州藝專，先後主修西畫和圖案；但他真正的專長和興趣，是寫意國畫。

西畫和圖案思想的薰陶，使他在國畫路途上，力求創新。例如畫馬畫貓，均能在寫生基礎上，使筆墨變化渾然無跡；論者評析：

「慣用長鋒羊毫筆作畫，用墨精彩而不粗濁，故其筆墨蒼古秀勁，墨汁淋漓，所作動物畫，無不筆簡形具，一筆之中，即能表達出動物的筋、骨、皮、肉。是以個個生動，隻隻傳神，呼之欲出……」  
（註十）

有人指大千病日後潑墨潑彩的新畫風，受歐美抽象畫的影響，大千表示是繼承王洽、米元章父子乃至高克恭的傳統。而鄭氏並不認他創新的國畫隱約含蓄，是受國際新藝術的影響，思想開闊的大千，欣賞之餘，在鄭氏〈十二生肖〉連作上題：

「月波別開生面作十二生肖圖，儕輩莫不驚嘆，以為新羅虛谷復生，新羅虛谷何能望其項背哉，直當與濠梁崔氏昆季爭勝，世有知音，必不以余為諛辭也。」  
（註十一）



圖二 張大千題鄭月波奔馬圖

大千又題〈睡貓圖〉：

「月波作此睡貓圖見者莫不驚嘆，以為不減梁風子、僧牧溪，予恐二人未必及此。」

（圖十七）

鄭氏由於當年主修圖案，在大學授課，所排也多為圖案、素描，其別具創意的國畫，僅在課外教學和友儕畫會活動中發揮。又以其個性剛直，富同情心，照顧清寒學生，個性與某些不合理、法的教育行政措施，多所抵觸，因而時有抑鬱之感，大千在其仰首長嘶的〈奔馬〉上題：

「昂首天外，安得伯樂之一顧耶！爰敬題。」（圖一）

奇石、綻放的梅花，兩位古裝高士徜徉石下；

前行策杖的一位，想是大千，訪客隨行，一起向寒香撲鼻的古梅緩緩行去。

以畫代柬：民國六十一年農曆正月初二，時大千已由可以居遷入環碧庵，對滿園梅香，欣喜異常，先後寫寄台灣好友，並東邀月波前來共賞：

「入春轉覺春寒淺，久客翻添客思賒，據道廣文風日美，可能攜手看梅花？」

壬子元月初二，風日暖美，寫此並拈小詩，邀月波道兄看梅。爰居士。」（圖三）

民國六十三年，鄭氏與大千合作的作品，和鄭氏得意的創作；尤其他獨出心裁的半抽象畫，及別創一格的指畫，都有了可觀的數量，乃應邀前往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台灣省博物館盛大展出，繼而前往星、馬地區巡迴展示。行前，大千為畫冊題署，並作短序。稱讚月波繪畫題材廣，造詣深；尤其是在畫馬方面的成就：

「尤擅畫馬，霜入四蹄，竹披雙耳，望而知為『渥洼』龍種也。悲鴻在日，往往嗟嘆其才為不可及。……」

徐悲鴻以畫馬畫貓聞名於世，作為悲鴻好友的大千，對鄭氏的貓和馬，並加褒美。

△ △ △ △ △

農曆四月初一，大千七十三歲初度，在可以居揮灑一幅〈松蔭滴翠〉。在此稍前，曾和雯波作大峽谷之遊；但直到二年之後，他才得空憶寫大峽谷奇特的懸崖氣勢，名〈幽谷圖〉。

農曆五月底，為目寒作〈蘭石〉款書：

「六十年辛亥五月二十九日，病起試筆為此，付目寒二弟留之。爰同在可以居。」（註十二）

近年，大千贈友人書畫題款中，常有「臥病」、「病起」、「病小瘳」等字樣；十二、三年來，大千始終為眼疾所困，近來尤甚。但就時相往來的陶鵬飛所知，此際大千腰、背疼痛，小便不通，經檢查，患了膀胱管阻塞症，計劃在六月初住院施行手術。五月底的「病起」，只是手術前的病勢略減。

在目寒出示三十五年前大千從北京寄給他的結婚禮物時，他先是驚奇，繼而當日種種漸浮上心頭：

目寒信中只說他即將在南京舉行婚禮，大千根本不知新娘的芳名，是那一家千金。他眼看著行將寄出的賀禮——（簪花圖），只好簡單地題：

「寄與目寒吾弟

爰故都寓齋。」

眼看這畫，轉眼已經成了古董，昔日新郎成了跟他一樣的白髮老翁，他拈筆補題：

「是歲丙子，目寒與紫虹結婚於南京時，未知弟媳名氏，先為此畫寄之。頃寒弟攜來可以居，囑為補記數語。六十年辛亥夏，爰翁。」（同註十二）

客散人靜，大千在可以居閒坐，六歲的綿綿不時善解人意地為他在博山爐中加注檀香。大千以欣慰的筆調寫：

「宴坐微吟白日長，偶然得句偶然忘，雖孫六歲知人意，時熱沉檀一柱香。」——宴坐（辛亥作）（註十三）

辛亥年有兩個農曆五月，頭一個五月初一為陽曆五月廿四，閏五月初一，即陽曆六月廿九日，至於陶鵬飛所指大千六月初入院動膀胱管阻

